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福建通志卷七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孔繼峯

福建通志卷七十一

藝文四

記

唐濮陽寧關遷新社記

大中十年夏六月公命遷社於州坤凡築四壇壇社稷其廣倍丈有五尺其高倍尺有五寸主以石壇風師其廣丈有五尺其高尺有五寸壇雨師廣丈而高尺自初獻迄終獻東一室有废横附二室皆南鄉備犧幣西鄉之極凡二室廻磚瘠道凡十有三條其縈折則三百九十有七尺繚垣凡百堵其高逾尋芭巨

榕凡二十本南北行延崇覺展階揭雙扉以東鄉具
扃鑰焉其外北東闢二室有厦其南立雙表及建功
以十七日戊子起冬十一月庚子畢謹按閩故壇坫
南邪西隙蚌蠏汚轃負蒲葦之豪家禽野牧觸踐無
禁至祈報時率戒閩侯官責辦與胥譁庄權事其晴
也雖重營不免於濡渴其雨也必撑蓬以護瀆神勞
人未嘗有寤者元侯關西公既涖閩其春由郡儀即
社喟然顧曰吾鄉理蘇厥壇惟更仍歲穰穰蘇人宜
之今閩饒訛期將玉華首在兹乎由是擇謹事者行
故壇西躬取其地受之節毓嚴幣非隱者除鳩工以
梓畚斵材以陶坯肩有歡謠杵無怨築故甓錢垂十
萬不徭一丁不斂一户而爽潔開拓四壇鏤焉夫遷
社於州坤右位也不書稷風雨尊社也禮稱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而厲山氏之農棄緅隆焉共工氏
之後土勾龍兼饗焉夙秩雨班光照舊典蓋先聖王
尊以示本均以行政未之改也惟我元侯敬恭乎上

撫臨於下戢苛雜慢顯晦咸寧繁條陰森如肅其饗自然克靈克序德致元侯而施於一方也是月牙將翁行全牘其績歸成於公公曰壇倚浮屠祠爭出眉睫吾恚將來有醉浮屠或易於遷徙焉苟非鐫琢則本末無所彰遂以記徵百僚宁宁不得辭且拜命之辱謹用二十九日戊辰獻記云

獨孤及福州都督府儒學治記

世與道交相興喪弘之者在人非庚桑楚不能使畏壘大壤向化微文翁蜀學不崇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民賴德施古今一也初成公之始至也未及下車禮先聖先師退而歎堂室湫狹斆學荒墮懼鼓篋之道寢子衿之詩作我是以易其地大其制新其棟宇盛其俎豆俎豆既脩乃以五經訓民考教必精絃誦必時於是一年人知敬學二年學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賢不肖競勸家有洙泗户有鄒魯儒

風濟濟被於庶政大歴十年歲在甲寅秋九月公薨於位於是羣吏庶民耆儒諸生雨泣廟門之外若有望而不至號曰豈不欲斯文之漸漬於東甌之人歟不然何錫厥化而不遐公之年也吾黨瞠然嗚呼曷歸判官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安定皇甫政殿中侍御史穎川韓贄監察御史河南長孫繪率門人部從事州佐縣尹相與議以公之功績明示後世謂及常同司諫之列宜備知盛德善政見托論譔以實録刻石曰公諱椅字某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寛裕豈弟孝慈忠敬莊而成式文而强力治王氏易左氏春秋酌其精義以輔儒行故居處執事著書屬詞非周孔軌躅不踐也天寶三載應選辯論為安陽縣尉中興之後歴御史尚書郎諫議大夫給事中十餘年周歴三臺言中彝倫動中大本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家貧不樂清近求為京兆少尹無何出守弘農又移典華陰兼御史中丞華陰之近者安遠者來天子以為

才任四岳十二牧之職大曆七年冬十有一月加御史大夫持節都督福建泉汀漳五州事領觀察處置都防禦等使八年夏四月龍旆六轡至自京師閩越舊風機巧剽輕資產貨利與巴蜀埒富猶無諸餘善之遺俗號曰難治公將治之也考禮正刑節用愛人頒賦遣役必齊其勞逸視年豐耗量入以制用削去事之煩苛法之掊尅者吏不奉職民不率教則懲以薄刑俾寖遷善由是人知方矣公將安之也初哥舒晃反書至公屨及於門遽命上將帥戈船下瀨之師西與鍾陵軍會先拔循潮二州以援番禺摧誠誓衆士皆奮勇既而大憝就戮五嶺底定民是以康繄我師是賴人無姦宄寇賊之虞矣公將教之也考頖宮之制作為此學而寓政焉躬率羣吏之稍食與贖刑之餘羨以備經營之費而不涸於民也先師寢廟七十子之像在東序講堂書室函丈之席在西序齒胄之位列於廊廡之左右每歲二月上丁習舞釋菜先

三日公齋戒肄禮命博士率胄子修祝嘏陳祭典釋菜之日美器用備籩豆在堂尊罍在阼公元端赤舄正辭陳信是日舉學士之版視其藝之上下審問慎思使知不足教之導之講論以勗之八月上丁如初禮歲終博士以遜業之勤惰覃思之精麄告於公斂其才者進其等而貢之於宗伯將進必以鄉飲酒之禮禮之賓主三揖受爵於兩壺之間堂下樂作歌以發德鹿鳴南陔由庚嘉魚南山有臺以將其厚意由是海濵榮之以不學為恥州縣之教達於鄉黨鄉黨之教達於衆庶矣公薨之二年太常議按公叔發修衛國之班制以交四鄰故易其名曰文孔文叔其勤家風夙夜不懈衛人銘其彝鼎以公尊教勸學德洽荒服乃奏謚曰成詔贈禮部尚書而刻金石之禮則闕而未備今也敢播德馨貽之無窮其銘曰維公之文肅恭且仁宣力事君潤飾經術底綏斯民公之武鰥寡不侮剛亦不吐率衆勤王戩厥醜虜易俗移風

經始頖宮百堵皆興孔堂崇崇四科以班乃侯乃公秩秩祀典鏘鏘禮容大昕鼓篋學士萃止褒衣乃屨登降以齒從公於邁樂我泮水我閭我里講論資始比屋為儒俊造如林纓胡之纓化爲青衿公宜難老為學司南斜日告凶實天匪忱翩翩和鸞兮不聞遺音願言思公兮如玉如金鏤餘列於此石以塞罷市者之心

歐陽詹烏石山石佛像記

萬物闢闔各由襲沿無襲無沿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醖質兆朕未見則峩峩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時沕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湧驟雨來集驚飆環駭軒訇杳冥雄雄者雷[illegible]然中震迸火噴野大聲殷空岑

嶺躞跜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雲雷収項髈輪囷斬
然中闢南委地以栟落北于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
西不東亭亭厥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
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端然慈
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
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
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原廣袤又羣石之傑
一朝派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物之初致有相而外封
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而内攻乎噫不可以人事
徵請試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
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
頹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
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我存存我之門經曰
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
昔諸佛報見皆托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
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

隨是與夫為童男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元元之徼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仵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嶢嶢之餘仞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歐陽詹泉州北樓記

釋名曰樓謱也謂其高明靚遠謱謱然也建於第宅則以閱園林有媚樹於雉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子曰城三十步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兹樓者蓋此郡北墉之立候樓也卜築之始徼而具之衰不倍常廣惟再尋製造日遠土木力殆左騫右陊上露下圮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公貞元七年下車至九年將及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年暮秋歲豐農隙有司率常典告有事於土功公曰斯郡之南極也元后

帝鄉實在於此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欲因戀主向北瞻矚惟北有樓半傾半摧日夜闕登陴擊柝之所風雨憂折榱復隍之患政因時令爾其營之俾有布席跪立之間地更人防卒之莅事予將時躋展北面拱辰之心焉受命者感公之意如公之意野人羣庶感公之誠如公之誠川朝子來築崩易壞址有餘而不刻基培自延材有長而不剪棟宇自崇既望庀徒未晦成功倚層霄於軒檻納千里乎牕牖如鱗之廨署若岸之軍壁得之之狀若連山之有重巒長江之疊洪濤氣勢由是以雄焉公每子牟情來莊舃思生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城壯邑有邦之本也戀闕愛君為臣之節也善矣乎公廣茲樓也遠得有邦之本大有為臣之節孰邦之本曰公謹臣之節曰忠惟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委巷多聞與頌藝忝儒術每侍公居上志下衷兩獲而遂敬書其事為之記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烟景遐

象佳致睟莫勝觀非公有樓之素故不之載貞元九年秋九月三十日記

歐陽詹二公亭記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户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如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才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異無重構再成之靡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别駕置同正員天水姜公念兹邦川逼溟渤山連滄梧炎氣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阻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

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卑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汚盧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含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崕之前如鏡之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魚舟而卜陟幕煙茵草翫懌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算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巾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時和境清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二公真吾父母矣今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憩之乎遂偕發為公就亭

之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辯方經墟等周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糧圃有餘木或掬一坏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蕪不去以自雉瓦甓無脛而莽華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圬墁之傭息再晨而成二公奠知層梁亙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南西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艭頳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偷而不陋煙水交遊巖巒疊迴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漪入瀾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瀇瀁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盼一睞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東郊乎羣庶尋幽採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閭闤通逵在下可以親耕耨可以採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玆阜其固與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郛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

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覿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中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辰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没山川物象遍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於此感民若彼某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制器物造宫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效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為邦榮在位賔僚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後周詹敦仁初建安溪縣記

夫萬戶而置郡千戶而置邑古制也泉之為郡古矣小溪塲西距漳汀東瀕溟海乃泉之一鎮守也地廣二百餘里三峯玉峙一水環迴黄龍内顧以驤騶朱鳳後翔而飛翥土之所宜者桑麻穀粟地之所産者麞麀禽魚民樂耕蠶冶有銀鐵税有竹木之征險有谿山之固兩營之兵額管二千餘人每歲之給經費六萬餘貫地實富饒是豈不足以置縣歟敦仁奉命以來視事之始既嘉山川雄壯尤喜人物夥繁思築而縣之乃以狀請於郡太守未幾而報可之令下增劃南安近地新揭清溪美名敬奉以還大懼弗稱矧新邑發岡自乾亥而來轉勢從辛兌而入向丙巳以奉離明之化流寅甲以伸震疊之威左環右接如抱如懷前拱後植若揖若拜析為四鄉一十六里通計一邑幾三千餘戶梓列以圖卜契我龜當三農收斂餘暇適二營畨戍休閒便近之戶役止三日而民不告勞築作之工計不踰年而兵不憚用崇門豎樓所

以嚴其勢繩廊周宇所以處其吏屋不華而加壯寢僅足以為安居民鱗次雍雍然以和官廨翼如濟濟而有辨由陸而至者必出其塗自水而運者會流於下坐肆列邸貿通有無荷畚執筐各安職業土沃而人稠風淳而俗朴真東南形勝之地實疆埸衝要之區也初經營於顯德大火之首冬遂落成於明年小春之下澣苟完苟美不至侈矣曰庶曰富又何加焉其奈地華人質業儒者寡是豈教有未及者歟殆亦有待而化者歟豈知夫秦奢魏褊俗若未易以轉移伯清惠和聞者尚能以興起顧在上之人所以作之者何如耳敦仁不能遠引古者之說以為喻請以鄉邦之事而昌言之可乎爾閩之初人未知學自常公觀察以來有歐陽四門者出豈曰彼能而我否孰謂昔有而今無蓋未然者猶有所待而然未至者當有所勉而至齊變至魯魯變至道感事鼎來以答山川之靈雄名日起以續龍虎之號曰教之令固不敢不

勉而從令之教爾邑之人當交相勸勉以副令之願望猗歟休哉丙辰十月甲辰記

詹敦仁清隱堂記

清源之西踰百餘里有地曰清溪去邑之西又踰百餘里有山曰佛耳峭絶髙大逺跨三鄉有田可耕而食有山水可居而安予既卜而築之爰取清幽之義榜所居之堂曰清隱若夫烟收雨霽雲捲天髙山聳髻以軒騰風梳木而微動殆若曉粧靚鏡夜籟沈聲寒泉聒耳戛玉吟琴非宮非羽五音不調而自協不絲不桐五絃不撫而自鳴此其所以為清者也然與其適於耳目之外孰若得之胸襟之内春而耕一犂雨足秋而斂萬頃雲黄饑餐飽適遇酒狂歌或詠月以嘲風或眠雲而漱石是非名利榮辱得喪皆不足為身心之害此又所以為真清者也宜乎斯堂以清目之

宋曾鞏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併為閩中郡自粵之大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不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土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虫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

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傑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招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字公闢

楊時陳忠肅公祠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隷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承旨以詞命為職潛奸隱慝未形於事雖未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者往往甚其言以為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而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蓍龜也昔王荆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用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吕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

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之於判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初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堂以奉祀公堂成屬余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書尊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為之書建炎四年八月四日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楊時記

楊時浦城縣學重建文宣王殿記

自周道衰微至於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為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删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為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為道之存非以是為榮觀也國家慶歷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為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材為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宫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至建炎初為賊火所焚而殿得以獨存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吴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膽依之所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吴元賓吴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甓增於前用人之力

與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為厲既而邑之士蕭顗以吳侯之書走吏請予求文以為記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嘗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孰為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

軸者世有人焉吴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盖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既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蔡襄仙遊縣學進士題名記

閩粤自唐歐陽詹始舉進士以文章與時聞人亢聲名為世所貴重後有慕詹者繼以仕進及五代亦世有人焉然文章愈衰薄無能與詹比者宋興復以文辭官人四方學者緬然而起其以名聞南方者鄭成之其尤者也為道專一使詹者存或有所推以先之其餘為名進士歷顯官日益加衆興化軍屬縣三仙遊纔為中縣然鄉閭幼學後生不儒衣冠不得與良子弟齒歲時即先生舊德以指授經術其為詞章相與講導鍛成一律進取科第若逢蒙之射陶朱之賈其失中而莫售者鮮矣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

天下郡縣無有絶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然古之仕也取人後之人也求仕取人者宜而器之行與能前仕而可知也求仕者惟其才與科合則中焉行與能仕而後知也夫學者豈特屬文辭苟仕宦哉是必先乎己立而後擇於人者也開封掾廖君悉記縣之登第者姓名等級若年月日距今而上斷某年以來俾刻諸石而植夫孔子堂之西偏來者得以嗣而書焉余知後之升孔子堂而觀者必摘名交議曰某者之為人也德與位宜焉或位雖屈而德伸信乎其吉士也又曰某者之為人也其德不有加而其位過之或繆戾著焉信乎其非吉士也苟非其親與仇善惡必明是其來觀也既嚮其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使之一日載名其上必能思而畏乎後人之指數吾名猶吾之指數前人也率以是而自勉歟廖君潔志尚古又務勉人為善將記以襄有鄉里之舊屬之俾序其事襄既道其所以非敢專警於人亦將以自省云

鞠仲謀連江縣東湖記

縣之北野古號東湖瀦水五百年溉田四萬畝民食之源也按圖經云隋開皇十三年肇興此塘厥後民豪擅利塘半為田唐咸通初劉君逵宰邑義不容姦道先濟物訴於上國盡復舊基察地形則仙掌前傾覩山勢則雲屏後擁牢籠一曲列大樹而固隄防控扼九溪設斗門而通溝洫苟非清德疇啟永圖故得劉君塑像以懷仁李令刋碑而濟美今上大中建極海內同文三推之禮勤農百穀之豐為瑞有賢能而皆舉無惠利而不興奈何廢我泉源害我稼穡始姦生於小利終獘在於上游狐鼠相依絲桐莫化弗除民害難報國恩仲謀方忝宇人未知為政前歲老民李牙等狀於本道令下興工遂舉衆心旋徵工手僉曰木斗門易壞琢石代之雄雎山立壯基構也架以橋梁覆以亭宇通往來也開設溝渠交横左右疏源

流也外造散橋六所便牛羊也小創斗門七所限要津也沿塘栽柳成堤虞內侵也又約劉公石刻李令木椿取西大石柱月字之中畫一水則防後姦也劉公祠廟增飾經營廣遺愛也成功次年再刊刻獎黴勞也至若春田入耒秋稼連雲旱魃為災暘烏熾景懸門未發扃霖雨於東湖嚴鑰纔開走雷霆於駭浪莫不環流高下支派東西一朝減尺寸之深七里救枯蕉之困自此歲多大稔家給餘糧雖霑霈應祈桔槔廣用不能過也仲謀素慭公器益謝人文欲示編氓敢從實錄亦冀謳歌行路宣導皇風信俗變於無虞協棟隆而不朽淳化二年十月吉日

魏了翁夢筆山房記

世傳江文通為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是文藻日新今浦城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筆稱

之鄉先生楊文莊公嘗讀書其間比歲真希元於山之麓得數畝地藝卉木營園廬為息游藏修之所既為文莊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曰子為我發之了翁每恨由周而上聖賢之生鮮不百年蓋歷年彌久則德盛仁熟故雖從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今貽後詩三百聖賢憂憤之所為者十六七六藝之作七篇之書亦出於歷騁不遇凡皆坦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勿貳曷以老少為銳惰窮達為榮瘁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有虛憍恃氣之習魏晉而後則以纖文麗藻為學問之極致方其年盛氣強位亨志得往往時以所能譁世眩俗歲滔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蕾縮顩畏亦非復盛年之比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為之耳如史所書任

彥升邱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而史於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筆才不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他人亦可以奪之乎為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齡之義亦未知先民志氣之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林紀少踰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而杜子美歐陽永叔陳履常庶幾知道者亦曰老去才盡曰詩隨年老曰才隨年盡雖深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二漢時猶未有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今既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今所資益深所居益廣則息遊藏修於是山也其必謂吾言然矣睿聖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嗚呼為學不倦如此才有盡而志可蹟乎既以復於希元又以自儆云

李彌遜連江縣移學記

晉安居海南服視中州為支郡連江又居郡之隅余之先實家焉自三世祖出居越百年而歸始至往拜於學顧基宇庳陋在水之湄歲以大浸土穿木支烏鼠不敢遊跪奠既降趨而出將壓焉因喟然曰人之窮達命也物之伸屈時也事之廢興成壞相循於無窮抑有數存焉古者國有學黨有庠遂有序在泮之盛頌於魯僖而後世至有廢闕之嘆亦豈人力之所能致乎國朝慶歷三年始詔天下立學繼成緝熙至於大備爰自軍旅之興天下靡然賤者荷戈貴者横槊俎豆之事不講有官君子至以學校為諱雖通都大邑僅有名存而况於遐方遠服者乎兹縣小而地偏政久不理蠹弊百結牢不可破異時有令而才始治棼若雕朽能起民瘼屏吏奸已足稱良奚暇議此哉是可歎也紹興戊子余官中朝吏人林日華以書見貽曰幸矣吾邑之得令尹也不簡不苛不溺於近事之叢脞者剔決之弊之盤結者芟夷之居未三月

邑以大治憫舊學之廢將改爲焉爰卜於衆得東南爽塏之地背長汀而面雲居前案三山符古語蝴蝶水中之讖可基焉日華率諸鄉老好事者陳元禮林芘林鐏之徒得緡錢萬有奇以代公家之費告於尹尹喜以十一月丁未既經營之矣越明年秋七月學成以圖來求爲記視其基高以固度其宇深以崇重門修廊巍殿中峙駕説有堂繙經有閣居有齋休有亭繚以周牆蔭以嘉樹閎壯之規煥若在目嗚呼事之廢興成壞誠有數焉以前日之陋庸知今日之麗耶雖然非尹之力能及是乎此其所以惠此百里之士也百里之士宜若之何而報尹也今夫學者所以求夫在我而已故孔氏舉一隅孟子先自得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至見於事業發爲文章用則施及天下不用則藏諸身由是以垂訓於後世亦推此而已去古既遠聖人之道不得其傳士知尊記問之師而不知學其所當學玩歲愒日盡心於雕篆聲悦

之習以為干祿計幸而得之則曰此儒者之學可矣豈不大惑歟令邑士之游息周旋於黌宇之下皆誦詩讀書參考百家六藝之說以求其所當學異時躐賢科登膴仕見於有得以聖賢為師而不為世儒之陋則不負於尹矣可不勉哉噫學校者王政之本也視其興廢治亂之所係焉余之出守也自北而南至延平延平之學成至溫陵溫陵之學成至漳漳之士子有移學之請余從而移之今連邑亦以學成來告會建言者謂當修文章請增葺天下郡邑學舍朝廷從之余喜斯文之未墜道之復行也故因以為記而書之令尹者括蒼林覺也記之者邑人李彌遜也紹興十年六月一日撰

李堪古田縣記

按林諝閩中記開元間都督李亞邱以逋民劉疆輩向化立邑當環峯複嶂間平陸二十五里版垣墉高

丈許步三百周樹室闢户張官置吏先是田畯鉏蕪
敷菑為厥疆畝因著之名右挾建溪則州城實東南
面也立鄉四而建東首焉次恩惠次元和次青田總
里一十三曰保安曰和平曰瀨溪者建東有之曰横
溪新興洛陽慕仁者恩惠有之曰邵南安民者元和
有之曰長安安樂順委者青田有之統户一萬二千
九百七十七主客參焉官公舍五十五間不煤碎腐
者少半繕完之謀萌矣初有令尉主簿詔以尉兼焉
榷符椎理之事尉不得專必聽於令官是以貳員也
縣元宗朝起而為縣垂二百六十七載去闕庭不啻
五千里秩用千石或五百石至三百石第以五等百
里制之故遣一令長補一佐職奈所來多烏紗之苦
所往非冰清之懿重以王審知復暴突其國唯嗜慾
於浮屠氏暨淫覡妖言極綺藻瑰靚之姿致訛黔首
破業養子叛親愛走空門朋左道夥可踰髮興國初
歸皇朝徙縣於西南之三舍曰水口就津陸之要利

以官政能否民理枉直提督而易至從轉運使楊克讓請也博陵崔榮嗣其職受寵詭胥復還令所既深入巖壑皇華朱輪無復過抵諸所不法刺舉漏焉予下車視事見一月獄禁人合三百四十八至一歲不知其幾治之簿書戶八百四十三脫籍丁一千九百避賦土六百五十九畝失租課之詞牒匆辯黑白於是身教告部下一切除之榛垌莽阜聽其請而授焉或以之廬或以之粒闢沃衍五千五百四十三畝薙佛宮灰淫祠為之學凡蹋屩羸糧游藝就館者有通達經旨分明章句每釋奠日講尚書毛詩及左氏國語黃卷雍雍摳衣肅肅矍相之風庶幾焉又從而立壇二壇社壇稷廳一春秋祭祀畢以讌高年領秀民歌豐年房四以容祭器屋六以列陪位廡三以致獻官其有未能行者望後之人繼其終也於是博孝悌之勸播墳史之訓紓侵漁之慮清者揚之驕者抑之不給者與之已仆者舉之井閭宴然刻石碑之後之

為廟廊之策者其味斯言景德二年九月九日

陸游寧德縣重脩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為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中霤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猶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為邑帶山負海雙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險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憚飛鸞官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鱷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氛霧之毒黿鼉蛇蟲守宮之毒郵亭逆旅

往往大署牆壁以道出寧德為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詵之始遷於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某為記某曰幽顯之際逺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名之祭者必思其嗜好夫神之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采澗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論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

陳俊卿興化軍貢院記

莆蕞爾邦介於福泉之間井廛户版不能五之一而秀民特多焉間三歲詔下試於郡庠已而褊隘則移於使者行部之舍歷數舉試員益衆則又移於南山之廣化寺距城五里許士者病之淳熙二年秋八月

吳興姚侯來守是邦至則以平易為政不猛不寬人
吏洽和越明年三邑之士相與來告曰此邦蒙侯之
德年登盜息閭里晏然無一事可以恩侯者惟是近
歲郡試於有司殆餘六千人迄未有定所是為闕典
侯矍然起曰抑吾志也且舉役而為邦人勸其可後
乎屬通守趙君善仁繼志樂贊其事乃因行舍舊址
斥而大之廣二百九十尺有奇深三之擇浮屠之才
者分掌其役立重門建廳事跨以複廊室從而周度
可容萬人廳事之後為兩堂以待考官中門之外分
二廨以處彌封謄錄凡為屋三百有六楹規模偉甚
輪奐一新始於三月七日成於六月七日於是遠近
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為吾里之創見盛事也仰惟
國家以科舉網羅英俊場屋謂之禮闈取其周旋揖
遜於其間顧喧躁浮薄之風所在比或有之今侯不
鄙我父兄子弟覆以華廡廣廈幸無逼迫之患安辭
定氣發抒所有志其遠且大者異時光顯於朝將以

禮義廉恥化天下豈但為空言媒利祿而已然則馴致風俗之㣲可不知其所自耶夫經始之難視成之易常情所同方事之倡也或謂役大費廣非歷歳淹時未易猝辦侯以濟劇之才談笑為之曾不數月而功告畢今之為政者文書訟獄錢穀之餘因循翫愒何暇遠圖否則臺榭遊觀所屬意焉姚侯是舉也士獲其所僧安其居為此邦壯觀以垂勸後來建一役而三物成可謂知所先務矣故為之書侯名康朝字廷賓今為朝奉大夫云

朱熹福州府學經史閣記

福州府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

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試課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常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新舊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

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閒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閒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本末先後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

成於七月戊戌材甓傭食之費為錢四百萬有竒

朱熹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説以成一家之言而簡策所載篋櫝所藏殆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

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板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予文以記之予推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顧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為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昔矣於是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

其廉
以俟

朱熹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言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開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黄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

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王公曰歲有
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
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
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
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
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
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
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
半息大祲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
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
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粟分貯
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為社倉以貯之不
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
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
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
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

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予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兹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遊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

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無以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朱熹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皇祐初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李君永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

就溫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為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二月丁未既率其諸生以奠菜於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為縣斗僻介於兩越之間俗固窮陋其為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為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為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為己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為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耳夫狥區區目前近

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狥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誦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葢亦嘗為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惟斆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

朱熹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訢之所為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已病夫市

里之間民無蓄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於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會連帥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與李君議略放其意作為此倉而節縮經營得他用之餘財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糴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籍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并入於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帥司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棲託食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奬焉於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

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為吏者賦歛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閑孫遂傳素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於有成也李君於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嘆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有感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之所感於李君者來者尚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記

朱熹東溪高先生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寛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顧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歿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為少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游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种李為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為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据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繇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衮衮無非忠臣

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凛然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感厲疾自作埋銘名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鬚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為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歿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為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閩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為記屬予病未及為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為解強起書之辭不逮意林侯試為刻之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

哉

胡寅重建建寧府儒學記

建州張侯銖伻來以書繪示頖宫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置已廢缺頹靡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渥銖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馬徐范公請於朝給錢二千萬聽郡司委吏屬敦匠董役告成藏事如圖所寫此侯藩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為建人書之否乎寅曰是則不敢辭其如僕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土狹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於春官奏名讀策視諸方取數為多葢自唐常衮觀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警動後進至於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慮

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溈於内訌紹興二年祕閣劉侯子翼來作守掃土創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推擊漂散其獲存者獨大成殿耳自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二公圖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月為一堂十二齋門廡庖庫咸備最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與洙泗之風聆回薰播作新多士樞衣負笈來遊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甌粤是可記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顔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菜用幣若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今學者往往呰病後世以為無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涉波而窺瀋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謂則瞠莫置對豈不怍於事師之名而歉乎為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顔子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

於聖人以為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況下此者寧足道耶一日問為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兼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弛張質文陶動植於中和措烝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逕庭乎曾不知禮義悅心則閱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短長而靡忒其含藏之泊爾用行之粲然亦直寄焉耳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效辟夫藝黍稷稻粱者不生荏菽麻麥之實決也河出崑崙則必經營中國而入於大海矣寅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一也指記誦詞藻為事業一也用於覓舉干祿而已矣一不得之或歎儒冠誤身棄而他從一也既得之視故習猶兔蹄蟬蛻

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焉一也効官充職以杜後惠文支吾一切謂政才則取適辭小道兀焉而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幾詩之深書之要春秋之奧慮淩髙邁遠希顔若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足師而吾直以仲尼為師何不可之有寅既為侯記學之廢興又申言此告子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為言之贅也則請鑱之石

唐堯欽長泰縣常平倉記

夫民生三代而下其命之制於天也豈不信哉余壯歲登朝祗役四方今老矣大都見郡邑之為政者工簿書飾廚傳暇則葺樓亭興神祠蓋若此者多矣至於民生大命為緩急救助計者拱手熟視不一出力問之云三代漢唐之法其宜於昔者今皆極獘不可復乾溢卒至民號呼以死則又諉曰天實為之緜今

觀之天耶人耶其果不可復抑未有以復之者耶余謂行之而得其人處之而有其法藉令其出於秦皇漢武之制調停補葺不幸有急猶能有救而況常平義倉雖其議於漢唐諸臣實祖周人委積遺意朱子社倉倣而行之亦既有效孰謂其不可復哉泰故漳舊邑也常平倉自昔未有復者復之自今郡理龍公始邑侯盧君一日造余曰泰廣袤十不當旁邑之三泰賦額三足當旁邑之七民詩書耒耜賭且盜爾無所資什一之利故泰所需於倉視旁邑尤亟昔者龍公至令而民曰爾賭爾盜爾石而助我有藉其亟更而業無擾我耕讀不者死閱而城曰是女牆低圮守望何藉其亟築訓而兵曰是將定反側充差捕而百之人何兵之為其亟增己而思歲有饑穰何儲蓄之與有詢故老有城隍故址先議置而輟曰是足供吾事修而蓋藏環而牆柵捐而鍰金買而穀石邑薦紳與民有力者佐之厥鑰東西充然盈牣顏其扁曰常

平蠻公涖泰不兩月而蠹民者衛民者食民者次第興除常平又其利之博者願一言以彰公之明伐唐子堯欽曰夫以泰之民之將袵席於公之澤也以公之異於世之為政者也以欽不佞之獲附一言與公不朽也藉侯不命猶將勉況有侯之命在既叙次其語則復再拜稽首而言曰天下事創始之難而潤澤之尤不易也夫漢唐之常平國家之預備其制一也談常平者曰宜當社不宜郡邑葢雖朱子亦為是云余曰非也有司而賢乎將薄海利弊盡知之何有於封域之内如猶未也置珠桂之品於荒野僻谷之處弊始甚爾且夫自昔為常平者散也取二分之息斂也與正賦俱徵國家預備雖其貴放賤糴者同而以贖鍰不以息錢者異則寛於民者又厚矣而行之卒不效何也余以為邑有繁簡而鍰因之上官督促太密郡邑罄俸資以賠安所得糴本其或有糴本矣緩民藉而急私槖不為糴則倉雖存而穀無也與一穀

價與時貴賤役人倚市為奸本賤也而貴估之未荒也而賤散之不肯民餓於途粟腐於倉知其入不知其出則穀雖存而濟寡矣弊二常平專備賑饑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有如籍法行私名為公糶實克它用給散之際聽憑書吏得粟盡倚役與其近郭能自達者貧民不沾徧合之恵則簿書雖具而不平甚矣弊三昔者趙閲道在越州前民未饑先問民能自食有幾當廩於官有幾庫錢倉粟可發有幾富民可募出粟有幾余以為今郡邑宜倣此意先於保甲中審識上戸中戸上貧中貧與夫忠實可用之人臨時委用給賑先窮鄉而後近郭先上貧而後中貧不以公廩供私用不以無事緩蓄積荒歲減價而糶頻年挨陳而支夫然後法行而無弊制畫而可久是惟公復倉為民之意後之人見其行之果有效而法之果可復也將又有繼此而起者矣如其議之者曰吾嘗復之云爾繼之者曰吾嘗記之云爾則今日之常平猶

之昔日之預備也國家預備之建徧天下豈獨少一常平而已乎其斯惟公與侯之責朱子行之建州復請於朝頒之天下當日實惟劉汝愚父子左右其間亦嘗病世鮮其人而感嘆於所遭之不易今幸世有如公與侯慨然有志制命之道茍其生同斯世而不勉焉共成斯政澈民也其斯惟鄉人士君子之責公名文明永新人侯名洪遠東陽人倉建於慶歷辛卯四月又二年欽為之記

趙汝讜四先生祠堂記

漳舊祀郡先賢於學其後始立周程三先生新安朱文公為守距今歲月遠矣郡人獨未祠公予至而謁學首問諸生以為大缺典教授敖陶孫推官黃桂縣尉鄭斯立亦以為言乃闢尊道堂之偏為兩室先賢居其左三先生與公居其右既成將行舍菜郡人有學於公者李唐咨陳淳闔門不出予物色得之親訪

其家延請入學使奉公祀二子習禮朱氏舍菜之日執事其旁蒼髮布袍容體肅衎人始知公之弟子也退而序立堂上諸生獻酬咸大感悅因請記之予雖不足以知公之學獨念為兒童日則已聞世有大儒師三人公與廣漢張公東萊呂公一時同起名震海內士無愚智聞風而景從其間英才嘗接餘論心通而業成者有矣故當乾道淳熙之間人物彬彬號為最盛是豈非義理薰陶之功歟蓋公與張呂二公皆推本周程之説講授學者而公於究極尤精阜陵晚欲用公宰相多不樂數阻之既入為郎矣旋即去光宗朝稍起帥長沙上初即位丞相趙公汝愚在政府首引公置經筵公年幾七十矣每進講必懇切為上陳述孝道屬時多故姦臣得入禁中將危趙公圖國柄以公儒老上所尊敬恐有闕説且非己之利羣小人方嫉正相與乘間用計去公未幾趙公遭讒以貶黨論遂大起變異日出馴至開禧而兵禍作矣彼姦臣

雖武夫不學然亦知公為士類所宗執典訓以事人主不去公則凡其意所欲為者終憚公而不敢發嗚呼國其可不用儒哉公叅歲中進士科一為同安主簿家居久甚樂也不曰不仕卒少合而歸然得以其間究經明教任亦重矣此公之本志也張呂先没予不及識甲寅歲拜公於都城後十七年來守是邦樂問公之行事庶君子之遺風也其綱目尚在可為治郡法嘗條畫經界甚詳請諸朝矣議竟格不用惜哉

壬申十一月

趙汝讜記

俞亨宗訪求民瘼碑記

臨漳為郡負山阻海地連潮梅蓋七閩之極陬彌望皆崇岡疊阜榛荆莽翳象獸之所窟宅可耕之田絶少又大半為僧寺所據民生其間窮苦而畏謹淳質而朴儉賦輸以時不待督索山巔水涯之民終歲無

一詞涸官府雖被誣抑亦不敢出官自直姦民猾吏顧其畏懦生事而撓之惟逃匿質貸以求解其家貲立見破壞鄉俗謂之折合紹興間所在經界獨本州不及行至今民間所執尚多五代以來契約糢糊不可辨真偽又多為詭詐謀賴豪強侵奪所餘無幾畝步不均產錢無定善良不察官府追撓往往盡折而入兼併之家故鮮有衣食給足者亦可憐矣地產鹽無官鬻之令江河山澤從民逐利其間官無所禁乏絕之民皆藉此以助不給頃自草冦旁午田萊多荒郡計日蹙用費日廣官遂鬻鹽以榷一時之用由郡城縣郭及鄉落村疃皆列鋪置吏斤錢十有七公私之價相去不遠民猶未以為病一二十年來田既多歸兼幷民間日就貧窶深山窮谷有踰時不食鹽者加之生齒日繁無以自業私售益多價益平在官之直不減人始憚官鬻而樂私售為州家便者遂令計戶均買主戶歲六十餘斤單貧客戶亦三四十斤分

季而催急於常賦於是始有抑配之擾又其後吏緣
為姦鹽不時給徒責價錢稍不如期則悍吏踵門無
虛日愁嘆之聲聞於田里蓋循習一時權宜之計不
知其弛於何年又罷在城三鋪凡為官鹽鋪除罷無
餘惟龍平水頭二鋪居龍巖萬山之間去海絕遠民
得此良便兼舊無計戶均配之擾皆樂其留且其地
接汀州往年三鋪未創汀民之販鹽者深入吾境因
致爭鬬殺掠自官置鋪之後私鹽不得越鋪以出境
汀販亦息此又兩州之利可存而不可廢者以故不
罷然二鋪所置在三十年之前是時民間寬裕食用
頗多後人遂取為額責吏包賣邇來民貧錢窘食且
不足鹽用亦鮮仍責如額吏卒破家鬻産以償官一
番差往畏避逃遁監繫填備由此失業狼狽者甚衆
亦何忍使至於此遂與減其原額之十四今且不憚
行是年七月又盡罷諸違冒佃撲等一百一十八所
并罷逐村鄉妄充官牙者十三處取其拘催之籍給

佃之據盡毁去之外有沄頭沄尾二灣係龍溪縣歲收以備經總制解發之乏計緡錢百四十有七本州亦惟代以他錢併與除去雖州家歲失三萬八千餘緡然以今二年通計之郡帑所支實亦無闕自經費之外凡燕設之須營繕之用犒軍賑民之費如是者舉無廢闕而又新招補廂禁卒百三十餘人增添各人廩給代納民門丁輸令行及滿秩計郡帑所存無虧前政交承之數則其所輸不過量入為出稍加撙節應之有餘至如諸邑動輒科罰無告之民尤為患苦且民有詞訴無理者必加之罪然後民知所懲今乃許其罰錢免罪姦横之徒公行無狀謂將來不過罰得一二百千耳何所畏憚其得理者無故見擾於人所當哀矜而慰憐之亦使罰錢輸官謂之賀喜錢兩家一時忿爭尋即退懼和解若不入錢輸官即追逮愈急不容私已謂之繳案錢其他科罰名色不一官罰其一吏取其十在私之費已邱山於公所入未

絲粟諸胥每於縣官始至之時故為怠惰以示倉庫之乏緩發以激州郡之怒因售其不科罰不可為縣之說故縣官多徇其請積習既久視為當然移文力禁止之追治其承行科罰已甚者數輩始知畏戢到任之初適四邑宰皆方書考因與約勿科罰近各滿替而去不聞以不科罰官錢不辦留滯於此是知一州一縣常賦自足一州一縣支遣凡前數端苟取於民者徒以資不切浮費而已郡豐約實不在此初欲罷去數事或勸以為緡錢頗多若遽罷此將來必至闕乏或以為坐舖之胥撲佃之輩藉此為奸根固已深表裏搖撼勢將必復或以為在官雖弛罷奸民占據將必自若竊嘗反覆或者之說皆非所慮若以為必至闕乏今行之已兩年未嘗有一物一事廢闕則知用度斷不至闕乏之若謂浮言可以動搖凡為長民之官誰不思所以愛民奉法察不及此哉害未至此極則已今已知之害又已極誰肯為浮言所動且如

向來郡圃皆蒔麻植麥歲入三數千緡自前守黃監簿察其有科耕之擾即行廢罷趙漕繼之遂葺為遊觀之圃與民同樂示不可復迄今亭榭日增花竹日盛無復更種植者為民除害誰無此心肯因浮言而冒復之若以為將來豪猾必至雄據自若此尤非所當慮豪猾占據借曰有之非公家受其賄而縱其為虐彼方蓄縮畏憚懼罪之及亦安敢公然為之民亦安肯默然聽之哉因詳述其所罷鹽鋪及除出撲佃之由庶幾利害本末不待洛誦尋究一見而曉然云

鄭黼福安縣名記

福安賜名敷錫五福以安一縣恩侈矣不有作者誰其刱之周官始縣師其職曰凡造邑則量地辨物而制其域春秋之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邑是縣之大也聖賢每於寄邑而行志焉孔子之宰中都其法可

以治天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皆則焉門弟子之為宰或告之以舉賢才或告之以無欲速或以治官莫若能臨財莫若廉訓之故掣書史之肘者有鳴琴之化而聞絃歌之聲者無由徑之士其或賦粟倍他日自畔足民之言者必遭鳴鼓而攻之譏訓戒昭然何須別求縣譜耶嗟夫保障重則繭絲輕撫字勞則催科拙押鶩行者必厚蒙蔽之私拔薤本者尤懷反噬之虞如司門急於星火則下邑凜乎春冰雖欲循良不可得已此邑宰所以為難之尤歟必也行之以寬待之以嚴寧厚於下而不媚乎上則皆孔門之哲也自求多福修己以安可以無負福安賜名之美意云淳祐五年十二月

林希逸福清縣祥符陂記

陂之名何始乎其在夏書已有所謂九澤既陂者求之水經則自楚人期思而後天下不知其幾無非賢

守令為之汝南鴻隙大陂也翟之威廢之濯龍之夢黃鵠之謠皆怨者託其言以來復卒至鄧晨而後作用力凡數年其難可知已玉融石塘昔縣宰郎公簡所作碑亡矣誌有之水之源始於闕長邑南下五十餘里至邑之西湖迤行及藍尾則由小橋而東注矣瀕江為隄直抵古放生湖其涯始大又行七八里則湖之尾馬漑田五千餘畝為邑上腴以其作於祥符也故以祥符名之中當湮圮嘉泰甲子張侯太任實興之景定癸亥嚙於洪流始大壞故邑東諸洋皆無所仰雨至莫苗旱則立槁民甚病之役大費夥莫措戊辰賢令尹來諗於衆而知之曰邑雖貧是烏可已作意復之寓公大姓亦樂為之相有草曰舊湖昔所無是歲忽生售鏹六萬令捐以助役基非沈以巨艦不可適有禦人沒舟者令即給之富者役者輸財竭力惟恐後令孟秋始事良月訖工縻金錢六十萬工六千中役兩幾敗後中秋三日洪水前重陽八日海

漲諸堤岸多湮没而此獨存人以為令尹一念所格聞者加額焉是陂也一邑人始疑其難既成而喜來請記余亦喜為之書曰祥符古陂於邑之東既廢而久湖與江通昔壞之腴今廢而涸賢哉令尹為民更作隄成未半潮怒溪淫屹如有相神監其心緊念之心惟民是福天亦應之嘉禾瑞粟我歌屢矣况此役乎令尹之德與長江俱波流泱泱禾黍旆旆昔誰之如賈渠召棣令尹薛氏名某字某永嘉人是歲實為咸淳四年

十有一月

張栻建州陞建寧府記

紹興六年今上皇帝始封建國公三十年復自普安郡王進封建王又二年立為皇太子遂即皇帝位仰惟太上皇帝憂勤萬幾三十有六載簡自聖衷傳位皇帝父子堯舜亘古所無而建實分茅賜履之地於

是父老懽忻鼓舞合詞言曰吾州雖鄙然辱為皇帝
藩國者再非特一時之幸實萬世無疆之休是宜有
所旌異以別於他郡乃以免解進士游克成等狀請
於朝詔下本州討論而敷文閣待制知軍州事臣陳
進同歷叙祖宗以來故實以聞皇帝可其奏遂以給
事中臣金安節等議陞為建寧府臣正同率府之官
吏與其士庶西嚮再拜受賜大書立額於府治之門
遠邇民大和會歌頌之聲不絶於道嗚呼盛哉謹按
圖經建為古閩越地漢建安中分東侯官立建安郡
唐武德四年始置建州其後或改為郡或復為州本
朝端拱元年陞為建寧軍節度惟州東一里有山曰
白鶴先是望氣者云此山有王氣遂發工斷之朝鑿
暮合至是始驗云皇帝即位前一月以故歲少歉新
穀未成民少艱食羣不逞因之四起剽掠邦人凜凜
意必有曩時大盜之變然不十日州遣吏喻以禍福
皆聽命散去後一月大旱閱四十日殆雨農已絶望

而苗之穚者愈秀發堅好遂大有年州貢士下禮部比他州為最而奏名者率不登十人今歲乃三十有一人得非地既發祥天亦降瑞故民心大革士風復振皆皇帝盛德之所感歟此豈偶然也耶雖然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獨私其藩國而高帝之沛文帝之之代過之輒留復其租惓惓之心久而不替則此邦侈皇帝之賜亦宜矣高帝之歌大風文帝之擊漢北功成事定傳之萬代以為美談而皇帝神聖英武視敵人為不足平其功烈將與二帝並驅而爭先潛德升聞實自此邦始其可不記其本末以詔永久為邦人之榮耀乎

於是乎記

劉克莊興化軍新城記

莆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郡他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

扉不閫未幾盜寖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窶人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版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於朝有㫖賜祠牒五千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於衆或謂城庳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無以繼侯奮曰庳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向之苟簡悉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焕然憑高望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為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甎大小六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糜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内楮四萬朝家所賜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肪於紹定三年之春訖於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緩事

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堅脆有備者勝國無大
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
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
先朝懲儂寇之患城廣賊邕城桂嶺海之民始定其
在嘉定鑒開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
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已效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
憚勞華元之謳子罕之扑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為懼
以恃陋為戒墨翟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
郡尤清苦省逢迎之廚傳罷遊觀之土木獨民間有
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鉅費夥而沮城成之明
年歲豐盜息乃下令蠲夏稅一年以撙節之贏代輸
嘻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
最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斸其後通守趙君汝
駉判官趙君汝茯與有勞焉莆人嘉守備之固美蕃
宣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莊亦版籍一民皆不
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小技記

事之成顧
非幸歟

真德秀重修建寧府學記

寶慶紹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於理顧瞻類宫是維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祀曰予奉天子命實來固欲為國毓材以竢舉選如寳璧玉如護椅桐惟學攸居其可弗飭迺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於三賢堂然後增辟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以成於是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某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遂請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論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公所為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人示人之正法也請

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圮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闇鬱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功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葢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閎且麗也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揺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咎泯又如圮陋者之可以復完闇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美耳聖門教人俱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後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後丹雘可設也葢繕修一役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葢學自問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旨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

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義理之學以義理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力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

真德秀崇安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糶常平常平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糶縣大夫熟視亡策則專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饜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儲侯用始置倉藏米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儲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闕侯嶒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

舊藏不能五之一嘆曰此文公之意儲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十餘緡為糴本始儲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為更故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欲所宜未有盡協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已後世為吏者蓋苟平居視民歡慼漠然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卹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夫罹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

而圍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窮然長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為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嘆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户挂逋籍者蠲弛動千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倉廩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儲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題其倉之兩扇曰聊為吾民留飯盌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為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李韶南溪書院記

嘉熙改元冬尤溪縣新創二先生祠祠成縣令李修以書抵韶曰按朱氏祖居新安自韋齋尉政和始入閩後再為是邑尉罷官館於鄭氏建炎庚戌秋實生文公今文公歿三十八年矣凡疇昔游歷之所縉紳之士誦其書想其人鮮不像而祠之是邑韋齋宦遊之鄉文公誕育之地祠宇獨闕修竊恧焉於是訪寓館之故址而韋齋遺墨尚存乃捐金贖之作屋三楹中設二先生祠位翼以兩齋曰景行曰傳心將延邑士相與讀文公之書敞前楹跨池為梁中植蒲荷左右竹松背山面溪景物自勝部使者郡守丞暨學士大夫先後捐助自夏迄冬役以告成願記其事韶惟老且不文何足以語此竊考記禮有春秋釋菜先師之文釋者謂如高堂伏生之類是古者專門名家之師有功於經者皆得祠也剏秦漢已來士少知經習

章句者淪於淺近談義理者溺於虛無未免人自人書自書之病自我朝周程倡明絶學士始知以率性為道明德為學而支離識見互異卑者言事不及理高者談體不及用復有道自道器自器之累及文公發揮下學上達之旨辨格物致知之序然後學者知尊德性必道於問學致廣大必盡於精微極高明必道於中庸精粗不遺本末具舉聖賢立言之要始大彰明流行於天下視專門名家者殆不可同日語沿流遡源公之父事籍溪草堂屏山三先生實稟之先訓而師事延平先生亦得之過庭所亟稱者爰配韋齋而祀寧非先河後海之義雖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風氣之靈也齊魯文學猶其天性聖賢之化也非風氣所聚不足以篤生聖賢非聖賢所居不足以轉移俗化延平山川之秀自龜山楊氏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三先生特出於數十年間山輝川媚復鍾為文公益風氣之極盛然是祠未建新學小生知公之名

而不知公之生於斯土者多矣及是祠之既建小夫賤隷皆知韋齋仕於斯文公生於斯自其實覃實訏至於陳俎豆以為戲風采儀刑皆可想見況平生惠顧是邦心聲心畫為邑之人士作者不一則叚而祠於其鄉尚可覬也為士者苟知慨想企慕如恐不及則山川之秀豈遽衰歇修於韶為從父弟幼同家塾已久知其志尚從父分閫江右勉齋黄公時為臨川令修得從之遊篤信力行故尤溪之政邑人安之既建義廪又新學宫至是訪遺蹟舉闕典其於尊道敬學美化成俗亦庶幾知所務者用不敢以兄弟為辭敬志其實是役也邑尉三山趙昂夫相之友人黄景暘實總其規畫焉

陳宓朱文公祠記

孔子所以為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而已此二者若易而實難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聖大賢不足與

此近世有儒宗其好學也不唯獨得於師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長不唯自有諸己而下取一介賤微之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木之情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數儀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孟周程之心既有以黙叅其奥下至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機律歴莫不窮其理其誨人也無知愚敏鈍貴賤踈戚隨其才性曲加誘掖平生宦游之日少家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矻矻應接不休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著書垂訓易簀而後已嗚呼若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倦非耶此祠堂所為作也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註近思録家禮小學家傳而人誦之莆雖蕞爾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於泉及淳熙間凡三至焉趨奉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没二十二年矣前輩往往凋謝晚生益知嚮慕校官陳君汲既刋前諸書以恵後學矣謂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於是即學宫而祠之末學小子瞻望其端莊剛毅寛裕温和之容反覆其精微詳密深切懇到之誨可以釋師儒不並世之憾矣苟讀其書而不體諸已敬其像而不師其心過斯堂寧無愧乎陳君謂宓嘗登先生之門宜記作祠之歲月云

鄭樵重修木蘭陂記

集三百六十澗總而為一故有無窮之流斷大川之流析而為三故有無窮之澤此邦民貧不任竭作興木蘭之役者有長樂郡之三人焉始則錢氏之女用十萬緡既成而防決次則林氏之叟復以十萬緡未就而功隳錢氏吐憤遂從曹娥以遊林叟銜寃徒起精衛之忿自兹以還興利之人惟增望洋之嘆莫克水濱之問且過長江之勢使洪瀾怒濤不得東之豈人力也哉熙寧間有李長者宏富而能仁故得其稱

有此志矣天降異人焉曰馮智日貫酒於其家三年不責其售將行曰當與子遇於木蘭山前長者先期而俟乃授以方畧夜役鬼物朝成竹樊又圖蒼龍以貽長者投二榼於江一以上覆一以下承而去孺子可教果得黃石之素書衣履不沾又見葛公之涉水長者於是依竹為堤功成不爽鑱石為楹以為禦鉅盈為障以為豬壅川之波循南以濟相其高下釐為三洫使無偏注行五十餘里達於海瀕海為四陡門以備蓄泄凡溉田一萬頃使邦無旱暵饑饉之虞百世於茲故長者得以廟食焉山岳之摧繇於朽壤江海之注竭於漏卮紹興二十八年之秋陂失故道由北而東犇重淵如酌魚鼈焉依三衢馮君元肅適以斯時至凡川澤陂池之事一時盡究謂馬伏波所過州縣以為灌溉之利況吾來丞是邑而專是職乎木蘭之陂吾不得以後時以水昏正而栽之日夜從事式歌且舞木蘭兆識者二曰逢竹則築又曰水遶壺

公山莆陽朱紫半舉一郡之水此水為多盡一邦之利此利為溥使萬井生靈免於溝壑則馮丞之蹟為可書其辭曰南標銅柱已仆風埃北勒燕然又蝕莓苔孰若賈渠難湮呂埭不朽惟川澤之功與天地為長久沃洲之山白氏有緣肇於道猷成於寂然木蘭之陂辱在馮君伊昔甚偉於今紛紛嗚呼源清流長千載融融君子之澤不可終窮

張世南高蓋山記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為第七福地出縣郭陟峻嶺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剎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載曲臺祀典石門插天杉檜晝暝猿狖清嘯與寒泉響答真偉觀也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奕拱立良久遺徐一棋子吃

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縱遊巖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彫空徐曰承遠訪無以為樂以餘瀝一噴頃刻林花遍開今名所居曰花林庄徐功行成將入山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墪植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為戒丹成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有七仙亭徐趙二君祠云自仙羽化莫有詣者數百年下渤僧攜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燈自石門中出始盡發地秘四方遊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仞崖巔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挹西則瞻謁亦之奇觀獨去洞數武有龜與石棋枰對立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遠出趍師床

坐逝主僧即知之嘆云叵耐小鬼奪我山中住處亦即齋席坐逝其徒議挈歸以登涉之勞乃荼毗囊骨歸塑像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跏趺不盡一脚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揖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云所得梗槩如此髙蓋為閩中佳山雖左僻然多勝往往遠從遊覽吟題甚富

張世南方廣巖記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巖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黄公築室讀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斸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臥山下若屢月風雨晦瞑之夕往往

若有神光昇置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斵為賓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致其應如響自造像後香火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内遂搆三層閣不戴片瓦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磴險山徑峭拔遊者有攀躋傴僂之難及最上峯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巖洞飛鶩臺殿縹緲使人神觀軒豁忘其罷憊周遭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磴石鐘磬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其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尚餘不盡尾修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輩微徑僅可著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巖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猱亦野性便習然也詹事王公十朋曾遊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吳信可亦有紀遊詩云

元貢師泰重修福州路記

福州中七郡而治連山東馳衆水皆滙於海地氣磅礴物産蕃阜自無諸以兵佐中國常豖觀察其地朱子以道學淑諸人千載而下號稱鄒魯國朝始建行尚書省提刑按察司後更省為宣慰司按察為廉訪司近又罷宣慰司立行中書省大官臨莅其上守史惴惴日事迎謁一據案署牘輙復起去故郡治斁壞幾無以芘左右愕視歎息卒不暇議所以修治者至正庚子春予董漕閩廣館於府中因謀葺之或曰子幸以老請居幾何時顧欲巨費耶予惟君子之所以處其身也不以物我而有豐嗇不以久近而易勤惰况即舊以圖新因廢以補陋其猶易於成功乎於是稍節俸入俾通守阮世隆主治之而監守僚佐咸曰吾儕之所不暇甚幸尚書之辱貺也乃皆協心相事曾不踰月工以告成而聽政之堂退休之室公牘之

署與夫涼軒燠館重門修廡廊然若闢輿馬加深矣既事進執事者於庭而告之曰南方不靖踰十數年將士苦於戰鬬民庶勞於餽餉海隅遺黎殆無以生令是之葺豈徒與大夫士娛其心便其體而已哉凡有事於斯堂者亦將愓然而懼蚤夜孜孜思有以勉吾力之可為以盡吾職之當為庶其無負於君國子民之道爾不然則賞罰出於愛憎曲直徇於賄賂瘠其民而肥其身聚於上而怨於下馳騁出入自以為得計天地鬼神其可欺乎記諸壁間用勸來者且以自警云

貢師泰勉齋書院記

至正十九年冬十月福州始作勉齋書院明年秋八月告成丁亥廉訪使率郡大夫士行釋奠禮己丑經畧使李公國鳳謁祠下用便宜署今額以儒人張理為山長執事者間具本末請記于貢師泰曰書院徧

天下而閩中為盛大約祠徽國朱文公師弟子居多若延平武夷考亭建安三山泉山龍溪雙峯北山之屬皆是也勉齋先生實文公高弟獨無專祠顧非莅政者之缺歟昔者僉事張引嘗圖經始以調官浙東不果經歷孔汭銳意作興以拜南臺監察御史又不果未幾行部閩廣適郡士林祖孟祖益請以太平公輔里故宅一區為學宮厥位面陽廣輪合制遂倡成之而廉使贍思丁副使亢奴僉事亦憐真必剌的納劉完者鄭潛經歷答理蒙古知事黃布延特穆爾照磨傅居信協心相事議若出一且移鄭君董視而佐以屬史王蘭焉行省平章布哈特穆爾聞之亟發白金五十兩及祖田一百五十畝奇以給以贍於是即舊以圖新拓隘以增廣禮殿中崇象聖人之燕居祠宇旁峙嚴先生之祀事堂曰道源著師友之授受也閣曰雲章以鄭君正字端本時所得皇太子書麟鳳龜龍四大字刻置其上也堂後疊石山曰小鼇峯不

志先生讀書精舍之名也齋左曰凝道右曰尊德樓士有舍待賓有館燕休有室更衣有次庖湢庫庾各有其所重門𧗾𧗾層廡翼翼㘅以方池度以石梁其周九百八十四尺竒東西廣九十尺深視廣之四雄規偉觀穆然靚深然後斯道之統有所尊而講學之士知所向矣惟子之學蓋亦得於先生者請文諸石以紀其成顧師泰荒陋何足以知此然竊聞之斯道也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為治孔子顔氏曾氏子思孟軻氏之所以為教不幸而變於管商絛於申韓雜於荀楊綦於轝斯磔裂破碎於毛鄭賈馬王范之徒幸而唐之韓愈氏能以所得著之原道之書然其於性也主三品於仁也専愽愛則猶未免於不詳不精之失焉至宋全盛濂溪啟其源伊洛遡其流渡江再世文公始集諸儒之大成使千載不傳之道復明於天下後世吁盛矣哉于時門人弟子聰明卓越固不為少然求其始終不渝老而彌

篤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因劉子澄一拜文公於屏山之後即慨然以斯道自任聽風聲於屋頭對孤燈於天曙其堅志苦思為何如也自是得執子壻之禮從登廬阜涉彭蠡過洞庭望九疑宦游淮江湖湘吳越甌閩間不惟口傳心授於師門者愈久而愈博而其所見名山大川淵深高厚皆有以助夫精微廣大之學矣是故徵諸事業則城安慶禦漢陽最為偉蹟著之方冊則四書通釋儀禮通解尤為有功益先生有志於斯文以陸沈下官不能大行其學固可深慨然聖賢墜緒非文公無以明文公遺書非先生無以成則斯文吾道確乎其有所歸矣先生沒其傳之著者在閩則密齋陳氏信齋楊氏在浙則北山何氏江以西則臨川黃氏江以東則雙峰饒氏其久而益著者則西山真氏行義諸書凡今經帷進講成均典教皆出先生講論之餘也嗚呼先生之道傳之後世先生之書行乎天下孰不想慕其高風漸被其餘澤況

鼇峯箕山之間雲烟蒼莽神氣流行慨然肅然猶若有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者乎書院之作其有功於世教豈曰小補云哉遂記不辭先生諱幹字直卿御史瑀之第四子累官至大理寺丞轉承議郎致仕勉齋其自號云

程鉅夫修閩縣儒學記

閩為縣自隋始縣有學自宋慶歷始學在九仙山之麓鬻民地為之廟成於熙寧方尹叔完修於崇寧莊尹誼至元戊寅燬焉越五年刱禮殿又五年刱西齋苟完不旋踵而敝門逕欲蕪士非無志往往畫於力不足元貞二年春教諭韓君挺特實來以興復為己任謀於予乃諭縣官勸學子協力圖之鳩工度材修廢補闕繚以重簷護以闌楯新像設繪從祀而廟始嚴會講有堂易桷與瓦置二齋設小學而學始備以

至門垣堦序墁甃丹漆悉如式於是故老來觀讙爲前所未有諸生詣予徵記董子曰設庠序以化於邑然則邑學古庠序也所以明人倫也人而不倫則物矣科目與月書季考姑設利祿敺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明倫之說爲諸生常談其於化民成俗之意戾甚閩爲福附庸非深山窮谷比士風之盛於此矣科舉廢後生無所事耳目日以放恣詩書而刀筆衣冠而皁隷小有才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壞愈速不能不蹈先儒之憂天朝嘉惠學校隷名者復其身德行文學必由此選是學校重矣況邑於民尤近哉今堂宇新士習盡與之俱新讀書窮理必思聖人所謂教者何事充而仁義禮智之性盡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職求無愧於爲人由一邑之善士爲一國之善士庶幾庠序不徒設道德可盡信且以解先儒溺深壞速之憂是雖明時崇儒重學之意而亦司教化之責者所望於斯邑之士也尚勉旃哉韓君故孝廉

孔惠公之子家學有淵源故於斯文篤意如此

程鉅夫福寧州學記

予為孫君戭記寧德縣學之三年而又以記福寧州學為請按長溪唐武德昉為望縣閩王氏析為寧德宋末又析為福安皇元一統肇州福寧二邑隸焉初惟夫子廟在縣治之東慶歷癸未遷城東南陬始有學自元祐庚午更新而堂宇備自師公古鄭公樵教授而經術明自鄉儒先游紫陽之門而絃誦衣冠盛歲久屋且敝至元丁亥白侯璧改作而颶風壞之元貞乙未樊侯忠又改作而颶風又壞之丙申陳侯翼請於省臺命同知州事孫璧董其事協謀悉力樹戟門作禮殿續從祀祠先賢會講有堂肄業有齋畚土葦石燥濕崇卑翼翼嚴嚴規宏而工密可書已然予前記學其說殊未竟校庠序古矣明倫之外無他說

也詞章勝德行微先儒有憂之歸而求之性命大雅不作假性命之說以媒利達而世道與人心俱往矣夫詞章性命之學猶不能無弊則夫管攝人心扶植世道必有攸在不然羣居終日翕翕訿訿相與商功利而較智術弊又甚焉聖朝一視遠邇制度考文嘉惠儒者隸名者不役於有司其以德行文學進者胥此途出新州者新學之兆也新學者新士習之機也士無科舉之累盍亦思古人所謂明人倫者為何事修其孝弟忠信於家為孝子於鄉為善人於國為忠臣斯無負於國家設學之意若夫工詞章而不窮其理談性命而不踐其實其不為功利智術之歸者無幾矣吾為此懼

熊禾考亭書院記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凝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

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叙道統之傳為帝為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箕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為霸為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方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為郡判官始克修復邑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劒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將捐田為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

之冑與邦之大夫士翕然和之合為田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則以給師弟子之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朱沂充書院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朱椿襲其職俟白之當路仍增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以無師也謂禾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牛分教大小學葢有甚歉然者既又屬禾記其事其將何以為詞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心身則為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之學曾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於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閒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葢其喜怒哀

樂之未發早聞師説於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一端而一貫動静之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黄氏榦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為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既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絶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之具盡磨滅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胄學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為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幾乎邵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

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幹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爚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餘皆守公之道不二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為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於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之曾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啟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原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創義學東平袁君壁適以

臯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二子林彬於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為語諸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道不立為憂既而金華陳君舉司丈吳會為胄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為屬誠鉅典也而必有竢焉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主學一脉亟起而迸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閩以化為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有山曰雲谷晦菴在焉亦為之起廢汪君於山之麓為門以識之凡公之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乎知為政之先務矣精舍創於紹熙甲寅前堂後室制甚樸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温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熙實終始之義學之創興宋奕黄樞首帥以聽華

悲孫葉善夫趙宗吏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庾完壓茨以迄於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黄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

熊禾昇真觀記

武夷山閩之鎮也天下第十六名山是曰昇真元化洞天按舊記厥初有神神星降曰聖姥子母二人始居此山又有神稱武夷君者三代以前越在要服固荒遠難證太極氣化其始也挺生一二至人以為一方生民祖形化而後生類益衆則其間有材德絶異者衆皆臣服之以長其地故謂之君上古以來如姜源之棄簡狄之契與夫蜀未通之先蠶叢魚鳧杜宇開明載在傳記皆其類也又有世說王子騫城潼川時有張湛劉景等及胡李魚氏四女子凡十二人實受地為氓後皆避秦而僊而武夷君幔亭之宴亦在嬴

政之二年按閩地至秦始列為郡時秦威虎視六合震動英雄志業無所就棲真於道而神其說於為仙史稱祀以乾魚始築壇壝厥後歷代封表增立祠觀意當時亦不但榖城桃源而已至漢武帝列在望秩唐天寶三年石刻後唐保大二年碑銘具存宋紹聖二年觀錫額沖佑武夷君始有封號端平元年十三仙亦列封焉凡祈雨暘則遣使縋金龍玉簡于洞扉不響答其大者則謂宋三朝聖君賢佐皆神瑞世之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利濟一方者此理之常而得其氣之靈明英粹為大聖大賢福澤天下者亦間世而有獨其有功生人顯著而疊出則未有若武夷者也載在祀典實甚宜沖佑之後有觀曰昇真迺管轄游君道淵知觀江君妙靜妙正實始開山一日狀觀之始末示余曰洞天在一曲天柱峯絕頂乃十三仙遺蛻之地屬歲旱潦天子命公卿走四望則必之焉而洞室阻邃壇宇弗修何以處祀事舊有道人某

始立道院余早慕四女仙之風願學太老元君之道屬漢嗣三十六代天師教法盛典遂請改觀額前建太清殿後為法堂堂上為樓以居仙像殿之東南為通天臺門廡廚寮畢具費木石瓦竹工役計緡錢幾萬有竒經始已已之夏告成已卯之冬凡觀之事悉請于當路有司而後行上以祝天子萬壽下以利州縣祈禱允為仙聖之奥區蒼生之福地矣願屬余記其事余以名山巨觀非當世名筆誰宜為輒辭謝未幾游君及江君俱上真而管轄韓君妙潤申命以先志弗得終辭也竊謂元樸既散大化運行其至精至粹至靈至異之炁浮于天者為大清三光凝于地者為名山大川鍾其靈于人者為志人高士人之一身與天地相似無極太極吾其性二炁五行吾其體而其中一點靈明烱然不昧則合性與知覺而謂之心也彼冥然倥侗感于情役于氣肆欲戕真與物俱腐者固不足筭已而所謂志人高士則氣完理具而此

心真體妙用與造物者遊不為命世之聖賢以兼善天下則必為遺世之神仙以獨善其身文公講道武夷力衛正學獨神仙一事不深詆谷神一章久視之要而參同契十三篇立命之秘也儒者正誼明道而不知養氣以為之配則亦何所恃而獨立不懼也哉故孟子開其端而不及竟程子發其用而不敢洩者殆有以也余常謂偏言悉而失其本與專言理而忘其助者皆不謂之善學特其內外公私之辯不可不致其精爾余聞學自老氏其上者清淨無為怡神養真而其次則呼吸導引亦能固其筋體養其精氣傳寢久而術益工體元入虛鍊真陽合沖氣久之自能離形出神與道合真于是有白日飛昇之說此其魂氣升天體魄降地之理特其養之深凝之固故超于沖漠者未即散而蛻于塵凡者亦未易朽耳或者附其說則謂血肉之軀果能生白日之羽翰而經青冥之官闕也以是明昇真元化之義其殆庶乎噫人之

生也造則為有化則為無無者其真有者其妄老氏之見達矣然大化之運循環無窮所謂一㸃靈明烱然不昧者在宇宙間幽則為仙為靈明則為聖君為賢輔視時屈伸與道消息蘇氏所謂參天地之化闗盛衰之運者自灼然不可誣也羣仙列聖昭在森列豈無憫下土生人之心復出而瑞斯世者乎余言足徵則願誌之名山以俟來者

虞集雲巖書院記

古之長民者治而教之之外無他事也後世有簿書期會徵調共億趍走逢迎之煩私計之迫而得盡心於民事者或寡矣而舞文殖貨者又不與焉其善者豈無德慧術智者哉而於先王之法意未知其何如也是故時之仕者審獄訟時賦役慎保守不大得罪於民則已為難矣豈復有為治之具而况於教乎若

夫以儒入官者宜有見於此矣或者於道實未有聞於學實未有得蒙其名以進一旦莅事不闒茸鹵莽以取謬悠之譏則反睢盱恣肆竊取時俗之緒餘以苟且毫末之得而不恥者亦何心哉噫何吾民之重不幸也如此吾友況侯肩吾則不然自其少壯讀書已有用世之意及部使者連帥方伯取以為掾持法嚴明而能恕蚤有聞於時稍遷鹽筴莞庫乃能從容為大府建通融之計使其言盡用所益固不細也泰定末為光澤大夫始得其民而用之委曲於富時法令之所得為達其能卓如也下車之日富強民素為長吏信從畏憚者一不聽入謁獨諸生講學則循循與之言於是始有延師教子者侯曰然則善人也乃稍以是得進見訟者在庭一見得其情偽其負者故可立決也侯曰吾非不能立決立決則傷而閭里親戚之情矣輒教令退思之是以多不終訟嘗有兄弟爭田侯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援以伐木之詩身

爭田為深恥縣學敝侯率儒家者更修之曰善為之為之諷詠解訟使日誦於學未踰月皆感泣求解知吾不以他役涸爾也而富人或請出財以助侯不許曰有公上之供以待汝修學非爾事也不日而學成合邑之境民聚為社者皆請建學立師如令而教養之舍或略倣於縣學則又為義倉以附其傍寛為之制使民受成而守之侯乃慨然曰訓其子弟而不本諸父兄殆不足使之易知而速肖也即邑南三里有雲巖書院故基在焉故宋國子録通守辰州李先生方子講學之故處也先生祖子孫三世受學朱子之門邑之鄉先生也書院廢李氏有遺田亦侵沒於人侯日退食即其處理泉石斬荊棘徘徊詠嘆若將見乎其人者得其遺文數篇民間稍與學者誦說之於是昔之顧修學而不得者造庭而言曰自侯之至於斯也吾無汎役而有餘力請更作書堂以成侯之志其許之乎侯曰今可矣聽為之乃作室象夫子燕居

又作祠象先生作一講堂四齋舍以容師弟子門垣庖湢以次庀工經始於天歷二年二月八月某日成理浸浸之田而得之收其入以為養率其僚吏諸生舍菜落成郡守西公以其事達部使者使者躂之閫帥上其事請列為學官至順三年侯至京師請予書其事將刻石以示後之人予迺為之言曰昔周子程子作於聖遠言湮千載之下而程子門人楊中立氏之歸閩也叔子嘆曰吾道南矣宋既南渡中立氏以其學傳之豫章羅氏延平李氏至於朱子而益大顯明焉當是時閩之學者比於鄒魯予從侯得先生所為朱子年譜序知其於朱氏之學確守而不變所謂毫分縷析致知力行益終身焉及其為縣學記懇懇焉欲其鄉之士息奔趨流浪之志以從事於愛親敬長之實必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經明行修然後謂之成材噫先生之於其鄉之人何其愛之深而慮之遠也鄉之人誠能求先生之言於無窮由是而學焉

則可以趨乎聖賢之域而無大過矣嗚呼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寥寥乎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得吾況侯乃能篤信而推用之吾焉得不為之喜乎斯邑也由況侯而知先生由先生而知學道則吾況侯之遺愛豈有涯哉四方長民之吏聞況侯之風必有作而興者刻光澤之後至者乎侯名逵廬江人後居高安今為某官其為政若平反究獄之類有去思碑此因著其教事云

虞集西山書院記

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宮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題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天子命大司農晏翰林學士承旨某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

曰真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焉昔宋臣嘗繕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識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致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復召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失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祀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蓋嘗聞之工師之爲巨室也猶必有尺度

繩墨之用樸斵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法者也為
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今天子
以聰明睿智之資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為道揆
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志誦
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
西山之下焉不徒誦其言而已也

林泉生大同書院記

孔君師道尹同安之明年政平民信乃謀其邑人曰
昔先正朱文公主是邑薄民至今稱之今國家表章
理學凡文公舊所誦習之地悉為立學設師弟子員
閩中最盛同安獨闕焉非所以致尊崇也吾將興舉
墜典何如衆欣然曰唯命乃卜邑學之東偏相土之
剛度材之良弘宇峻陛列廡崇堂建禮殿以奉先聖
作戟門於殿之外又外為櫺星門殿之後作別室祠
文公以鄉賢樸鄉呂先生大圭配講室齋序如邑學

既成名之曰大同書院泉郡上其事於憲帥二府適覃懷許公為閩海憲使即為上聞請額於朝以列學官邑人榮之他日師道遺儒紳張與學以書來求泉生記之予嘉其能因民所尊信者而興學立教有循吏之風記之不辭按傳文公弱冠登進士第授同安主簿即從延平李先生問學往復從遊者十年盡得濂洛要領篤信力行悟契古道在同安教人必以格物致知為言蓋斷然以聖賢之道自任人亦斷然以聖賢之道期之今去之二百年矣予嘗過同安觀所謂高士軒者文公之所作也古老相傳敝則必葺俾勿壞同安多古碑刻凡朱子所撰述者邑人能成誦之彼豈為虛敬哉誠之感人者久而不泯也不然薄之為官微矣何二年之績有百年之思乎余嘗讀朱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者則嘆曰嗚呼心公天下學資後世宜其身沒而道彰世遠而言立也夫孔子之道至孟子而無傳兩漢以來學士大夫孰不欲為聖

賢哉窮理盡性之無其師則知者立異愚者昧焉大道荒聖門塞則強者爭歧柔者畫焉寥寥千有餘年天生周元公於舂陵生二程於河洛生張子於關中相先後以為師弟朋友傳心講道上繼墜緒燭幽啓鑰盡破羣疑孔曾思孟久湮之言一旦皜皜行乎天下天下始知聖賢之可學六經四書之可信也觀太極圖通書易傳西銘等書皆極性命道德之蘊非東周以後之文也四子之有功於斯道也大矣及龜山楊氏載道而南再傳而得朱子朱子又有功於四子者也蓋慮四子之書廣大弘博初學不知所入嘗與吕成公采周程張子之言作近思錄聖門近思之教至是始發之朱子之序有曰使窮鄉晚進志學而無師友者得此而玩心焉亦足得其門而入矣嗚呼即斯言也可以見朱子之心矣夫天之生人無窮而生聖賢則曠千載而一二焉人不可一日而無學聖賢不可待而師也朱子有憂之故述古成書據前聖未

發之蘊開後世入學之塗使聖賢不生志道者得由書以悟入非小補也嘗慮人無小學之功遽入大學矯揉致力鮮不懈矣故作小學書使洒掃應對之童服習忠信孝弟之教禮閑情欲學變氣質則其成材也易又慮學者以大學為大不可升以中庸為幽深元遠不可能以聖賢為天資之高不可到則亦自棄而已矣故作四書集註章句或問使學者持敬以入大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一理也由謹獨戒懼以入中庸則始於日用常行無過不及及其至也天地位萬物育焉學顏子者自無間斷始學孟子者自求放心始故切切以為訓使致力於是者知聖賢可學而到也不惟此耳其他凡所著書欲學者以約得之則用力專而成功易吾黨小子受其成簡可以進道敢忘先儒用功之勤乎予所謂心公天下學資後世者此也今朱子之書布滿天下而戰國秦漢後百氏龐言不攻自廢天之興起斯文必自此始因同安

尊崇朱學故詳為之言或者因予言而有得焉不徒祠而祀之之為崇也師道名公後孔子五十三世孫也閩海憲使魏國文公之孫從宣也聖賢之後克濟世德又於是復見之可以書書院作於至正十年之夏成於十一年之秋記於十六年正月邑諸生王芳孫謝宜翁孔克原郁璋邑吏林英皆服集事附列記後云

張榘重建屏山書院記

屏山劉氏自五季時有諱楚者由光州都督入閩生三子各擇居止曰嶅居麻沙曰豳居五大夫之屏山曰幽居后山皆據山水之勝而屏山三峰疊翠潭溪澄碧尤為佳境三族益大以蕃惟屏山最貴且顯至九世諱韐者由科第歷仕郡牧至擢汴京留守國事多艱克盡死節褒謚曰忠顯長子少傅又捍禦西蜀

卒謚忠定孫樞密又障蔽江淮卒謚忠肅次子即屏山先生啓朱子之道學卒謚文靖一門之内三忠一文名播南北勲銘鼎彝澤及雲礽古今罕比也及有元之初載罹兵燹悉致散處惟忠顯公八世孫子長卓然追念先世誅茅薙荒搜訪陳迹首于故府之基重建屏山書院復揭朱子所書舊扁於門前作燕居以祀宣聖後作祠宇以奉文靖晦菴忠肅三賢遺像左齋曰不遠復右齋曰毋不敬以所藏屏山文集傳忠録及方是閒文集重鋟諸梓廣傳於世遂於屏山右峰下復創新居一所棟宇高敞簷阿周窋黝堊甃砌粲然畢備扁其中曰忠文堂楣間曰文安世家堂左曰勤室文靖公所書也右曰安分文公所書也先代所賜御札鐫石揭之屏間門之左塾曰讀書亦文公所書延師聚諸孫習學其中舊有家園亭館十七景亦盡蕪没所謂桂巖醒心泉横秋閣萬石亭宴坐巖之屬漸復舊貫一日予特造訪焉因與覽其所乃

謂予曰余強為此冀後嗣守而勿替子為我記之予曰源深者流長德厚者流芳此理勢之必然也凡祖宗垂裕後昆子孫又當繼志述事以紹前人之休則可矣成立之難覆墜之易豈不念哉今子長尋遂遺蹤於數世之餘嘘燼火于既微發枯枿於已瘁使荆榛瓦礫之場一旦翬飛鳥革突兀於眼前而屏山之紫翠潭溪之清冷復有光焉固可嘉矣然三忠之勲業文靖之道德文章誠能仰慕企及盡其修省之功出乎流俗之表俾功名道德匹休于前又豈不為繼志述事之大孝乎尚其勗諸子長起而謝曰此規戒之言是可為記

遂援筆以書